



博雅文学论丛

从《文心雕龙》 到《人间词话》

——中国古典文论新探（第二版）

黄维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雅文学丛

从《文心雕龙》 到《人间词话》

——中国古典文论新探（第二版）

黄维樑 著

参 北京大学出版社
111 5111 1 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中国古典文论新探/黄维樑著. —2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

(博雅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1588-3

I. ①从… II. ①黄…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论-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305 号

书 名: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中国古典文论新探(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黄维樑 著

责任编辑:刘祥和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1588-3/I·254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5217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965mm×1300mm 16 开本 13.25 印张 190 千字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2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序

维櫟兄的新著《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能先睹为快,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

我和维櫟兄之相识是在1998年广州暨南大学主办的《文心雕龙》国际会议上,当时他送给我一本《中国诗学纵横论》。拜读之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本很有分量的专著,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阐发。现在这本《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可以说是它的续篇,着重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探讨了《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批评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近二十年有了极大的发展,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此前所无法比拟的,研究的视角广大了,研究的方法也更新了,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是很有必要的,是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即使并无直接的文化交流,但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却可以有许多相类似的想法,当然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又往往是各有特点的。比较文论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原理和发展规律,同时也可以使中国古代文论走向世界,把我国古代丰富多彩、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介绍给广大的西方朋友。维櫟兄在这方面又做出了很有价值的新贡献。

我对西方的文艺和美学知之甚少,但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者,对比较文论研究,尤其是古代文论的比较研究却还是很关心的。不过,我感到很遗憾的是,我们国内古代文论比较研究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除朱光潜、钱锺书等老一辈专家外,能称得上真正有价值的比较研究(我指的是古代方面)实在很少,其原因是对比较的

双方并没有真正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知之不深。比较研究之前提和出发点是对比较双方要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如果对比较一方(有时甚至是双方)还没有弄懂,那么也就失去了比较的基础,这种比较自然不会有任何意义与价值。我们中国人做古代文论的比较研究,首先要对中国古代文论有比较深入的、确切的了解,而对古代文论的了解需要有很好的国学根底,要熟悉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要熟悉中国古代的文学和艺术,这确实也不容易。在西方文论方面,一般说我们是难于和西方学者相比的,而在中国文论方面,西方学者则大约比我们掌握西方文论要更难;因此,我们应当发挥自己作为中国人的优势,在深入理解中国文论的基础上,力求正确地把握西方文论的特点,这样才能做出科学的比较研究。然而我们现在有些比较文论的研究者,往往以为只要弄懂了西方文论(其实也未必真正弄懂),就可以作比较了,而在中国文论研究上下的工夫很不够,总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弄懂中国文论还不容易吗?其实,有好些比较文论研究之所以不成功,其失足处恰恰是在中国文论方面,而并不是在西方文论方面。

有感于这种情况,维桢兄的中西文论比较研究特别显得可贵:他对比较的双方不仅认识广阔,而且在很多方面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的诗论、词论、文论都十分熟悉,他的《中国诗学史上的言外之意说》、《诗话词话和印象式批评》、《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论》(后两文收入本书)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言外之意说、境界说)做了很有分量的专题研究。他曾在美国留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对西方的文论和美学也精通,常常运用西方的文论和美学观点来分析中国古代文论。他的比较研究使人读了心服,受到启发,获得教益,引人思考。

维桢兄是一位知识面广、视野开阔的文学批评家,他不仅写过许多生动活泼的文学批评文章,实际地评论作品;而且对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特别感兴趣。本书中所收入他几篇关于《文心雕龙》的文章,大都是研究刘勰的文学批评理论,并和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作比较的。维

樑兄联系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理论来分析刘勰的“六观”说,并运用“六观”说来分析白先勇的作品,又说明《文心雕龙·辨骚》的批评特色并指出它已经具有了“现代实际批评的雏形”,这些的确给我们以“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作用”之深刻启示。

维樑兄的文章深入浅出,不论是阐述西方的文论和美学,还是运用西方的观点来分析中国文论,都论说得十分平易流畅,绝不像有些“食洋不化”的比较文学文章那样,堆砌许多翻译得半生不熟的西方名词术语,用些似懂非懂、生涩不堪的翻译文句,来故意炫耀自己的学识渊博。其实,愈是水平高的比较文学学者(如朱光潜、钱锺书、刘若愚等),他们的文章和著作愈容易读懂,因为他们理解得深、理解得透,所以能化洋为中,把深奥的理论用通畅的语言表达出来。维樑兄承继了老一辈学者的优良文风,和时下流行的“食洋不化”文风形成鲜明的对比。我相信维樑兄这本新著,将会对我们国内古代文论比较研究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我衷心地希望维樑兄有更多的新著问世,使我们古代文论的比较研究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张少康

1996年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目 录

序	张少康 (1)	
现代实际批评的雏形		
——《文心雕龙·辨骚》今读	(1)	
《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		
——兼谈“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	(8)	
精雕龙与精致的瓮		
——刘勰和“新批评家”对结构的看法	(21)	
《文心雕龙》与西方文学理论		(38)
美国的《文心雕龙》翻译与研究		(45)
班·琼森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		
——班·琼森的莎士比亚颂和中西比较诗学	(51)	
诗话词话和印象式批评		(62)
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论		(80)
为意境(境界)研究热降温		(140)
中国诗学史上的言外之意说		(149)
附录 《中国诗学纵横论》序		夏志清 (195)
后 记		(203)

现代实际批评的雏形

——《文心雕龙·辨骚》今读

一、释实际批评

研究《文心雕龙·辨骚》的学者，一向最关心的，大概是这个问题：《辨骚》究竟应该属于总论部分，即“文之枢纽”，还是应该属于文体论部分？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有不少，但争论已愈来愈不多见。学者们基本上已取得共识，就是说，《辨骚》属于“文之枢纽”。对于此，周振甫下面的说法颇具代表性：

《序志》里把这篇列入“文之枢纽”，不作为文体论中之一体，称为“变乎骚”，这是极有见地的。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里指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看来刘勰早已看到这一点，所以把“变”列入“文之枢纽”。那么他的《辨骚》，表面上是承接《宗经》辨别楚骚和经书的同异，实际是经过这种辨别来研究文学的新变，只有经过辨别才能认识它的新变，“辨”和“变”是结合的，而以“变”为主。所以《通变》里说：“文辞气力，通变则久。”^①

大家所关心的，就像张长青、张会恩所说，还有刘勰以什么标准来评价《离骚》及其他《楚辞》篇章？通过这些评论刘氏表达了什么样的

^① 见周氏《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页42。

文学见解?《辨骚》篇是否含有对浪漫主义的看法?①

对于以上种种,向来争论也不多,绝不像对“风骨”的解释那样众说纷纭。

本文要讨论的,和以上种种有若干关联,但并不直接针对上述各项问题。笔者打算把《辨骚》视作一篇“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的文章,说明它在今天文学批评上的意义。

粗略地说,实际批评,或称为实用批评(applied criticism),就是把某些理论应用于某些作品上,对作品加以批评。不过,实际批评有进一步的含义。伦纳(Laurence D. Lerner)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说:“实际批评并不很古老。18世纪以前,对文学作品的评论,能够做到面面兼顾、发人深省的,并不多见。……真正的实际批评之父是柯勒律治(Coleridge)。在他笔下,我们发现最佳的‘新批评家’(The New Critics)的本色:聚精会神地思考作品,以把握其要义,并唯恭唯谨地征引作品细节,以说明他的看法。……实际批评就是对某些作品的深入研究。”②伦纳说的虽然只是英国的情形,但整个西方文学批评界的样子,大概也如此。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其实际批评部分,向来被称为印象式批评,也就是说,批评家对作品的评论,笼统概括,不够精微深入,不是伦纳所说的那种实际批评。翻阅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资料,我们发现例外的情形虽然有,但上面所讲的,大抵不差。③《文心雕龙》的《辨骚》篇,是这方面一个罕见的例外,而且是极出色、极具现代意义的一个例外。

二、《辨骚》的实际批评

批评家从事实际批评时,用他对文学的观点来析论所评作品。刘

① 见二张氏《文心雕龙诠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页38。

② 见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New York: Princeton, 1957) 一书中“Criticism”条目。

③ 参看本书《诗话词话和印象式批评》一文。

鼐反对“准的无依”、“褒贬任声”；他对文学的见解，到底如何？他的文学主张，既见于《文心雕龙》开头总论那几篇，见于《知音》篇，也见于全书其他很多篇，甚至可以说全书各篇无一不体现了他的主张。在《辨骚》篇，他也明确地宣称：

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

“倚雅颂”就是凭倚《诗经》所代表的儒家思想。“驭楚篇”则是在儒家的主导思想下，善加利用辞采和想象——这些是《楚辞》的艺术特征。相对而言，《诗经》为正（贞），《楚辞》为奇；《诗经》为实，《楚辞》为华。这些思想，在《文心雕龙》的《原道》、《情采》、《知音》等篇，刘鼐一以贯之地表现出来。质文、情采、正奇、实华的相结合，构成刘鼐中庸之道、集大成式的文学观。

把上述理论应用于《离骚》等《楚辞》作品，刘鼐这样说：

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祇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说“《诗》无典诰之体。彦和云‘观兹四事，同于《风》《雅》’，似宜云‘同于《书》《诗》’”^①。范氏所评甚是。其实这里刘鼐所言，一语以蔽之，就是《离骚》这些地方符合儒家及其诗教思想。《辨骚》篇接着说：

^① 见范氏《文心雕龙注》（香港，商务，1960），页53。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娥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殢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以上“异乎经典”的事,主要出于奇幻、夸诞的想象,刘勰对此并不予以否定。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刘勰在标榜文学的正统意识之余,并不排斥它的神话色彩。所谓“取熔经意”、“自铸伟辞”,正显示他的兼容并蓄精神。假如刘勰有机会读到《伊利亚德》(*Iliad*)和《奥德赛》(*Odyssey*),则一近《诗经》之典诰,一似《楚辞》之夸诞,他都会喜欢。

刘勰在《知音》篇提出“六观”说,这是从事作品批评时应观察的六个方面——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位体指主题情思、整体风格。置辞指用字修辞。通变指继承与新变。奇正指正统与新奇。事义指素材与用事。宫商指音乐性。从这六个观点看作品,才能面面兼顾。刘勰在实际批评《离骚》等《楚辞》篇章时,即应用了“六观”说。《辨骚》的析评,多处涉及《楚辞》诸篇的主题和情思;论及《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更直接点明其主题。形容《离骚》《九章》时,刘勰用“朗丽”;形容《九歌》《九辩》时,用“绮靡”;形容《远游》《天问》时,用“瑰诡”,形容《招魂》《招隐》时,用“耀艳”;这些都与作品的置辞有关。至于“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则涉及宫商,虽然点到即止,殊嫌简略。“同于风雅者”四事,“异乎经典者”四事,这些上文已有引述,自然是属于事义的范畴。“典诰”者正,“夸诞”者奇,文风的奇与正,受到所用事义的影响。“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这是“通”;“而风杂于战国”,这是“变”。《辨骚》篇开宗明义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这也从奇正与通变立论,和下文说的《楚辞》是“《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一样,都从文学的发展与演变而言,为《楚辞》定位、评价。因此,有人认为,“辨

骚”在“辨”之外,还有“变”的意思,就是探寻《离骚》等新变的轨迹。^①

伦纳认为现代的批评家,在实际析评作品时,“唯恭唯谨地征引作品细节,以说明他的看法”。刘勰有没有征引作品的细节呢?有的,主要是引了同于风雅的四事、异乎经典的四事那些。20 世纪的“新批评家”如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为文解说诗歌,征字引句,剖析厘毫。现代中国学者如陈世骧、刘若愚、颜元叔等,受新批评学派影响,也常常用一页篇幅分析一行诗,深入而细致。《辨骚》篇虽然征引细节、微观作品,但其观诗引文之微,还远远不能与上述中西诸学者相比。刘勰甚至不能和金圣叹评点小说的那种精细手法相提并论。然而,和中国诗话词话里经常出现的笼统概括作风相较,《辨骚》篇细微多了。唐诗如酒,宋诗如茶。“唐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宾,辞容鄙俗。”^②——《辨骚》篇用的是绝非上述二例为代表的印象式批评手法。

三、《辨骚》的现代意义

《辨骚》篇征引原文细节时,容或不够多,不能和现代的实际批评家相比。作为一篇文学论文,它也没有西方现代学院式那种三句五句一注释的格局。不过,刘勰历引刘安、班固、王逸、汉宣帝、扬雄对《楚辞》的意见,然后平议之,这样的做法,却很有现代学术论文的精神。“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有多少分证据说多少分话,很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虑周,其规模、识见,到 20 世纪的今天,依然可说罕见其匹。《辨骚》篇一句“风杂于战国”(“内容已杂有战国时的东西”^③),正如《时序》篇所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样,使我们

① 见本书页 1 注①所引文字。

② 详见本书《诗话词话和印象式批评》一文。

③ 见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81),页 52。

知道刘勰早就注意到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刘勰有一套通达的文学发展史观。前面引述过的“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是这一史观的又一说明。刘勰本人“积学储宝”,“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是个博观的批评家,因此他能观作品的“通变”,看到《楚辞》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他的这些说法,使现代的读者不禁想起艾略特影响深远的《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一文,而认为刘勰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批评家。

其实所谓现代意识、现代意义,并不容易说得清楚。在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已流行多年的今天,何者为“现代”,何者为“后现代”^①,就更难分说了。也许《文心雕龙》,特别是《辨骚》这一篇,表现了发展的史观,表现了对事实和前人成说的尊重,表现了兼容正统和奇变的气度,还表现了一些与当代流行理论相近的概念,这些就是它的现代意义了。

“与当代流行理论相近的概念”一项,需要作以下的说明。先看看这四句:“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郭晋稀对此有这样的语译:

才华极高的人效法他们(指《楚辞》作者)的鸿伟布局,心灵精巧的人猎取他们的艳丽辞藻,吟味讽诵的人爱好他们的模山范水,初学写作的人拾取他们的花草字眼。^②

不同气质不同程度的读者,受了《楚辞》不同的影响;换言之,读者之接受《楚辞》,各有不同。《辨骚》篇这几句话,正属于当代“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的范围。一如艾萨(Wolfgang Iser)说的,“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反应对作品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的读者,可以受

① 参看罗青《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台北,五四书店,1989)一书。

② 见郭氏《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香港,建文书局),页28。

到某一作品的不同影响”^①。“接受美学”的主要见解,非常简易。《易经》早就说过:“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可说是“接受美学”的先声。《文心雕龙》体大虑周,或就作品本身立论,或论作品与读者之关系,或论作品与时序环境之关系,诚然面面兼顾。《辨骚》篇“才高者……”所论,是作品与读者之关系。

说《辨骚》篇有“接受美学”的思想,就像说它注意到文学作品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刘勰用的字眼分别是“典故”和“夸诞”)的特质一样,并非穿凿附会之谈;因为刘勰实在想得广,想得深,把种种文学问题都想通想透了。他的文学思想,不但通透,而且通达恢宏,足以涵古盖今,是一伟大的架构。所谓“现代意义”,不容易一语界定。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思想和结构都多元化的社会,“现代意义”应该含有多元化这个特点。刘勰论文学,虽然有其原道征圣、情经辞纬的鲜明立场,但他对各种不同体裁、内容、风格的作品,却能够兼容并蓄,不乱加排斥。他这种态度,在《辨骚》篇也表现出来。受影响者气质、程度不同,但“鸿裁”“艳辞”“山川”“香草”各有其可爱可亲之美。《楚辞》虽然是《雅》《颂》之博徒,但不害其为词赋之英杰。刘勰有容乃大,其文论具有可贵的多元并蓄的思想。其《辨骚》一篇,是中国古代罕见的实际批评佳构,是一个现代实际批评的雏形;它所包含的思想,辉照后世,启悟今人,饶有现代意义。

1990年12月

^① 见 Wolfgang Iser, *The Implied Reade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79.

《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价

——兼谈“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

一、在当代国际文论界发出声音

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显学,被称为“龙学”。向来,“龙学”的学者,在校勘、注解、诠释等方面,用力至巨,成果非常丰美。“龙学”研究者也多能中肯地论述此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杨明照说此书“是刘勰惨淡经营的巨大成果,也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巍然屹立的高峰”,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论者对《文心雕龙》的世界地位也有评述。鲁迅说东方有刘彦和的《文心雕龙》,西方则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二者“为世楷式”。这可能是从中西比较角度对《文心雕龙》最早的推崇。马白和卓支中等也曾在中西的透视上肯定它的卓越成就。曹顺庆认为《诗学》、《文心雕龙》和印度的《舞论》,鼎足而立,为世界三大文论支柱。纪秋郎说它“可以放在世界文论的金字塔顶”^①。这些,我认为都不是夸大的言辞,因为《文心雕龙》实在伟大。作为“龙的传人”,“龙学”学者的一个研究方向,应该是用宏观或微观的方法,通过中西的比较,向西方学术界说明《文心雕龙》在世界文论史上的地位。在这方面,“龙学”学者刚刚起步,走向长征的艰辛路程。我认为“龙学”学者的另一个取向,应该是把《文心雕龙》的理论,应用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实际批评上。我并不提倡复

^① 杨明照、鲁迅、马白、卓支中、曹顺庆等人对《文心雕龙》的评价,可参看曹顺庆编《文心同雕集》(成都出版社,1990年)中曹氏《从总体文学的角度来认识〈文心雕龙〉的民族特色及其理论价值》一文。

古,更不主张闭关自守,拒绝接受外国古代和现代的批评理论。我只是认为,《文心雕龙》的理论,可以古为今用,甚至中为洋用;至少,它的理论,可补一些西方理论的不足。退一步来说,我们这样做,就可以表示外国的一些理论,中国的《文心雕龙》也有,且有实际应用的价值。能够这样,我们就不至于那样崇洋,那样失掉我们中国的身份和特色。如果我们能充分说明《文心雕龙》的理论,可应用于中外古今作品的实际批评,它的地位自然也进一步高升了。

真的,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几乎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 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美国文论泰斗亚伯拉姆斯(M. H. Abrams)论述 20 世纪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列举了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俄国形式主义、基型论、新批评、现象学、风格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解构学、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读者反应论、接受理论、记号学、言语行动理论、对话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将近二十种,却没有一种来自华夏之邦。^①

亚氏列举的最新一种,是“文化研究”,其中的萨义德(Edward Said),是阿拉伯裔的美国学者,他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和《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两本书,在最近十多年间先后出版。他主张在西方霸权文化之外,另立名册、另立名类;其“另类”(the Other)之说,已在西方文论界建立了地位。不属于西方文化的阿拉伯人,因此而分享了国际声誉。尽管有多名华裔科学家得过诺贝尔奖,中国的作家却无人得此殊荣(这说来话长,此处不能加以论述),中华的文评家也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九年前去世的刘若愚,著有《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不过他做的是爬梳、归纳的功夫,是整理国故,而没有推陈出新,针对当代西方文论界,提出新的术语或理论,希冀在西方争得

① 亚氏编修的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至 1993 年,已出了六版。出版者为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在第六版中,亚氏撰写的“Moder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一文中,列举了近二十种文论潮流和主义。

一席之地。^①

《文心雕龙》体大虑周,是承先启后的文论宝典。我国当代的学者,向它“取熔经意”,然后“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加以汇融“通变”之后,“自铸伟辞”,我相信是可以有所建立的。以此向外国宣扬,成为一套有益于中外文学的理论或“主义”,我们的声音就出现了。我们就此输出了文化,争取得席位。

近年我先后写过几篇论文,拿《文心雕龙》和亚里士多德《诗学》、韦勒克(Rene Wellek)等《文学理论》二书作比较;又探讨刘勰和“新批评学派”对结构的看法;又把《文心雕龙·辨骚》看做实际批评的一个雏型;此外,我对《知音》篇的“六观”说特别感兴趣,曾经以“六观”说作为评鹭作品的一个理论体系,把它应用于当代文学作品的实际析评。^② 现在这篇文章要探讨的,仍然与“六观”说有关。

二、“六观”说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常常被视为印象式批评,缺乏系统,且笼统含糊。中国的传统文评,自然不都是这样的印象式的。《文心雕龙》是少数的例外之一,全书规模宏大,体系俨然。“六观”说是全书大体系中的一个小体系,它在实际衡量作品上,照顾周到,其理论极具实用价值;而且,千多年前的说法,到今天仍然适用。《知音》篇列举了批评时

① 刘著为英文,书名为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有中译。又:刘氏曾批评时下很多治文学理论的中国学者,说他们多亲炙西方理论,对中国传统文评则没有认识。

② 诚如牟世金、王运熙等所言,《文心雕龙》语言深奥,不易理解,它涉及古代千多年的文学(张文勋等有专著,都把《文心雕龙》的部分篇章当做文学史来看待),因此要读懂此书,殊为困难。我本人就有此感觉。牟氏语见其为冯春田《文心雕龙释义》(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所写序言;王氏语见其为张少康《文心雕龙初探》(齐鲁书社,1987年)所写序言。至于《文心雕龙》的一些术语,如“风骨”等,聚讼纷纭,也是“龙学”学者深感头痛的事。“风骨”之诸义,可参看陈耀南《文心风骨群说辨疑》一文,此文收于《文心雕龙综论》(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一书中。